

取消萬惡的特務政治

1947.6.

吉林軍區政治部翻印

目 錄

- 一、誰愛護青年，誰戕害青年？……………一
- 二、請重慶看羅馬……………一〇
- 三、人間地獄——上饒集中營……………二一
- 四、戴笠是中國的什麼人？……………二六
- 五、要求國民黨取消敵後特務政策……………二七
- 六、特務頌……………三五
- 七、感言……………三八
- 八、誰是「武裝間諜團？」……………四六
- 九、取消萬惡的特務政治……………五九

誰愛護青年，誰戕害青年？

鄧發

當着法西斯的瘟疫向全世界散播的時候，日德意法西斯企圖用恐怖、用戰爭來摧毀人類的和平自由的生活，來破壞人類的文明和文化，來侵略獨立的國家，毀滅自由的民族，想把文明的世界恢復到野蠻時代。全世界的青年爲了反對法西斯的野蠻侵略和恐怖統治，都已動員起來了，一切被侵略國家的青年，爲了保衛自己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也團結起來了！中國青年亦毫無例外，當着日本法西斯軍閥的鐵蹄踏進我國領土的時候，當時國民黨當局採取不抵抗主義，在「先安內而後攘外」的口號之下，接二連三的訂立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屈辱賣國條約，實行媚日外交，中國青年即站在抗日鬭爭的前列，發出怒吼的呼聲，要求國內和平，集中全力實行抗戰。在這個時期，不但紅軍中的成千成萬的青年戰士爲民族解放堅決奮鬥，就是在國民黨十年黨化教育統治下的青年，也不能繼續屈服了。北平學生爲了制止國民黨賣國行爲和斲喪國家元氣的內戰，曾經在一九三五年發動過震動全世界的「一二九」愛國示威和南下請願運動，上海學生爲響應這一運動，亦發動赴京請願的壯舉。全國學生青年，莫不紛紛響應，進行示威請願，可是他們得到國民黨當局的答案，却是大刀、水龍、拘捕、監禁，殺戮的無情鎮壓。然而中國青年愛國的熱情，民族的義憤，並沒有因國民黨的鎮壓而熄滅，反爲北上抗日的紅軍所鼓舞，而再接再厲的起來鬭爭！由於日寇得寸進尺的深入國土，民族危機的深重，全國的人民奮起，逼迫國民黨，使它不得不於一九三七年發動抗日戰爭。在這時候，中國青年莫不興奮異常，紛紛參加抗日軍隊，成立抗日組織

，救亡運動遍於全國，學生工作團深入窮鄉僻野，喚起民衆，或到各戰場上執行救護任務，多少青年爲了保衛國土，捍衛家鄉而英勇流血犧牲。中國青年對於自己國家的熱愛，對於民族敵人的無限仇恨，真不愧爲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

現在是抗戰第七年，全世界各國青年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都在顯出他們英勇的身手，迎接最後勝利的到來，中國各抗日根據地的青年，也正在團結一致，爲戰爭，生產，學習三大任務而努力。但是國民黨統治下的青年，却陷於嚴重的苦悶、消沉、悲觀的境地！難道這些青年喪失了愛國熱情嗎？難道是他們忘了祖國危機的深重嗎？難道這是青年甘心墮落嗎？絕對不是的，這是國民黨反動當局戕害青年的結果。因爲國民黨反動派的領袖又想回到六年前，對不是的，他們爲了發動內戰，準備投降，所以要採取戕害青年、壓迫青年的措施。雖然事實已經如此明顯，然而蔣介石還在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大聲疾呼，說他在『愛護』青年！現在我們看看究竟誰愛護青年？誰戕害青年？不管蔣介石怎樣動員了他的一切嘍囉大聲咆哮地叫他如何『愛護』青年，歷史的事實總是隱瞞不過的，一切詭辯、欺騙，是掩不住天下人的耳目的。我們就來看看國民黨『愛護』青年的事實吧！國民黨幾年來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給中國青年一些什麼？蔣介石要我們青年『安心立命』，要我們青年作『孤臣孽子』，這就是要我們青年準備在新內戰中『殺出一條血路』，去作法西斯獨裁頭子的孝子順孫。在政治上國民黨就強迫我們青年去受違背良心、出賣靈魂、喪失人格的反共特務訓練。想明白國民黨在政治上如何戕害青年，請看下面一個命令即可瞭然了：『查西北各省失學失業青年，往往惑於異說，以致陷身邪鄙，貽誤黨國，實有厲行矯正之必要，因特設西北青

年勞動服務營，專收此類青年，予以精神訓練、及技術之訓練。……（甲）天水行營通令西北各省政府、各級黨政軍機關負責收容保送思想歧誤之失學失業閒散青年；（乙）由天水行營通令西北各省政府各部隊於要津分別設置監察所，凡見有應行收容之青年，一律扣留送營分別受訓；（丙）由本營派兵前往重要地區會同黨政軍警機關、民衆團體，設法收容失學失業青年。」（軍委會天水行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第七八二號密令）什麼叫思想歧誤？就是指主張上堅持抗戰，不滿國民黨的特務統治，反對黨化教育（即特務教育），同情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青年。這樣的青年就應捕送勞動營，強迫受特務「技術」訓練。我們再看夕國民黨特務機關訓練過的青年要他們做些什麼？被派來延安做特務的一些青年說：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學校讀書時即要他們注意同學朋友中之積極參加抗日活動的左傾份子，注意誰讀進步書報，偵察同學行動報告特務機關，來延安之後即進行情報破壞工作。派到華北抗日根據地活動的特務，就要他們「瓦解八路軍的幹部戰士，勾引他們開小差，投毒殺害軍隊人員。」（呂文章等聲明書）甚至要他們當漢奸。「日本掃蕩來了不要跑，就說是國民黨，引日本創密搜山」「調查那個是共產黨員，日本來了告訴他。」（何喚成自白）「所有參加特務組織的婦女，都有以肉體勾引部隊青年的任務，勾引越多，成績越大。」（黃改香自白）（見八月三十日解放日報）為什麼一些青年竟作出違背他自己良心去出賣朋友去作喪失人格的特務呢？去作「有悖於中國人爲人的道德」的事情呢？這很多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用「人質」的辦法控制了他的家庭強迫他去做的。青年何辜，受此荼毒？再看夕國民黨壓迫抗日救亡青年組織的命令吧！「無論任何社團，應先辦理立案手續後，方准活動，目前各地各種灰色社團，如

青年、文化、救亡、流亡等團體凡未經立案而擅自活動者，各黨政機關應即依照整理民衆團體辦法切實取締，勿稍寬縱。」（國民黨中央黨部通告威字第一號）又密令各省長官：「如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工人救國會、農人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全國學生聯合會等，應即嚴令取消。……」這一切就是國民黨當局所謂對於愛國青年，對於救亡團體的『愛護』啊！由於國民黨在政治上壓迫戕害青年的結果，使青年苦悶、悲觀，以致於墮落到這樣的程度：『有的學生除了追女人、做生意以外，還打麻將、玩撲克、輸贏論千。』『甚至用校紀以外手段對付學生，那都會傷害青年的情緒，其結果不是激化便是墮落。』（『中央週刊』玉芸生論領導青年之道）國民黨的黑暗勢力統治青年的結果，便是如此！

在經濟上國民黨反動當局又給了我們青年什麼呢？『中央工校學生因飯不夠吃，搶風甚盛，近改爲分飯制，但每日三頓幾無一人獲一飽。女生吃菜尙斯文，菜量雖是相同，倒還可以供男同學打遊擊的機會。可是打遊擊的人太多，只得預先站在女同學飯桌旁邊伺候，等到他們剛離開飯桌的時候，男同學便一擁而至，誠可謂戰時標準的大學生生活了？』（見六月二十七日洪江西南日報）由於學校的黨化、特務化、官僚化，於是貪污橫行，使青年學生常常連一天兩三頓稀飯都吃不飽。至於勞動青年就更不堪設想了。青年有力的勞動者，有力無處賣。『青年力壯的小伙子，我不到出賣勞動力的地方，富人們都板起了面孔不肯購買他們的勞動力，即使他們不取工資，只圖一飽，也會遭到富人們殘忍的拒絕。』（河南日報無數青年婦女甚至淪爲娼妓，如「廣西桂林等十二縣」省有妓女二千四百七十四人，他們從慘苦的充滿了血和淚的夜生活中，每年給與政府的一百五十九萬六千九百三十四元。」四月七

日大剛日報」這是國民黨官僚資本操縱物價，苛捐重重，使民不聊生的慘狀。

在思想和文化生活方面，國民黨反動派又給青年一些什麼呢？強迫實行復古教育，嚴令尊孔讀經，對青年灌輸違反科學，違反歷史的極端唯心論的愚民思想。這是什麼文化思想呢？「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與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難道國民黨反動派不是這種代表嗎？最近出的「中國之命運」，還要學生當聖經來讀，以灌輸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引導青年到復古、到野蠻的深淵裡。在文化生活方面，一切抗戰歌曲在大後方幾已絕跡，一切帶着有進歩色彩、提倡民族氣節、反對屈辱、反對醉生夢死的戲劇，如「李秀成之死」、「雷雨」、「日出」、「蠶變」、「屈原」、「風雪夜歸人」……等都禁止上演，抗戰書報雜誌被停止出版者有五百餘種之多替法西斯做義務宣傳的「中央週刊」，散播投降理論，鼓吹剿共內戰的「抗戰與文化」，却盛極一時，反共小冊子則充滿於書店。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在思想生活上，給予青年的「恩賜」！

我們共產黨，對於中國一切愛國的青年，從來是當作國家寶貴資本看待的。我們把青年群眾看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因此我們對於中國青年從來是採取愛護，尊重的態度。

在政治上，在各個抗日根據地青年的一切抗日救國組織和活動是自由的，他們可以自由組織抗日救亡團體；可以自由參加各種抗日武裝部隊和民兵，可以出版自己的刊物、牆報；一切抗日的歌曲戲劇，可以自己編制出演；青年有到任何一個軍事、政治、藝術、科學的學校和其他中學、師範免費讀書之便利。

在物質生活上，他們是受到各種幫助和保護的。拿我們師範學生的學習和生活來做一個例子吧！

「我們吃的穿的用的住的，都是由學校供給的，不但不要自己掏出半文錢，而且每月還有三十塊錢津貼：所謂用，包括學習上的課本和一切文具。今年豐衣足食，我們吃的比以前更豐富了。由於我們學校種了許多蔬菜，養了幾條肥豬，過去難於吃到的西紅柿、茼子白、芹菜等也成了家常便菜，平時中餐一菜一湯，隔天能吃一次肉，每月還有一次豐足的會餐，現在我們的伙食至少比過去提高了三倍，我們穿的，今年除照例領單衣棉衣一套外，又加發襯衣一套毛巾三條，每月肥皂一塊。由於我們對於吃的穿的都不用自己操心，所以我們都能專心致志去學習。學校又鼓勵大家大膽提問題，敢於懷疑、自由討論，教員又能和我們生活在一塊，沒有絲毫的隔閡。」（曹熙：延安師範學生生活）在延安，他們生病的時候還可以免費住院，出院之後經醫生證明，又可再到學生療養院免費住院休養，那裡除有醫生看護照管之外，吃的是根據休養學生之需要，給予各種食品，而其生活標準則等於一個健康人三倍（普通標準每天小米一斤三兩菜金二十元）。這種生活真是大後方青年做夢也夢想不到的。

再看這裡我們青年工人的生活吧！下面就是中央印刷廠青工人李平的自述：「我十五歲到華陰兵工廠做工：不到兩年廠關了，我失業後在長安街頭流浪；常常兩三天沒吃飯，有時去當修築馬路的小工，每天工資兩毛錢，只能吃冷飯喝冷水。我到了邊區，我就不再感受失業的威脅了。我在十五歲時還是一字不識，在兵工廠辦的工友夜校讀了一年半的書。到了邊

區，工廠很注意我們青年工人的教育，規定青年每天做工六小時學習兩小時，並由工廠供給我們課本和紙筆，在這六年來我在工廠中不僅學會了一門排字的技術，而且把文化政治水平也提高了。我是一個普通的青年工人，就在工廠教育之下，便使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我在二十歲時，由於我勤快的勞動，工友們就選我爲工會主任，二十一歲被提拔起來做呂梁印刷廠廠長，二十二歲又被選爲陝甘寧邊區參議員，我今年才二十四歲，假如我不到邊區來，那裏會有這樣好的工作與學習環境，我相信我一定還只是一個糊裡糊塗的小工。」

再看我們青年農民怎樣呢？青年勞動英雄李文魁，在一九三八年，他家只有地四十畝，一驢一牛二十隻羊。到如今（一九四三年）春天則增到七十多畝地，兩頭牛，兩頭驢六十多隻羊了。……使他永生忘不了的，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青年，會受到專員的接見。在一萬人內的廟會上像中了狀元似的受到勞動英雄的光榮尊號。十九歲的青年勞動英雄陳保或，在去年七月間種完蕎麥，第一次自動要求去馱塩，父母都不放心因爲十七歲的娃娃，從沒出過遠門，但終於一個人趕了三頭牛出發了，走了四十三天安然回來了，省吃省用只花了十五元盤費，而三頭牛馱回五百三十斤塩，自己又攢了一斗二升，除了塩本草料外，淨賺了三四千元。這就是這裡青年抗戰生活積極生產，努力學習，愉快生活的真實情景。

在思想教育上，我們是獎勵自由學習，在思想上啓發他們，我們引導青年學習最進步的近代科學，給他唯物論的思想教育，使他以科學的思想去認識歷史，分析客觀的世界，使他在抗戰建國中發揮其才能，甚至對於曾經爲國民黨當過特務，犯了錯誤的青年，我們仍以思想上幫助他，教育他，並繼續給他學習和工作機會。在任何一個抗日根據地裡，除了漢奸思

想、投降理論以外，一切均讓他們自由研究，以便充分發揮青年們的智慧與長處，而且在文化上提高他們。我們對於愛護青年教育青年的政策是『繼續執行消滅文盲政策推廣新文化教育建立正規學習制，普及國民教育，改善小學教員生活，實施成年普及教育，推廣通俗書報，獎勵自由研究，尊重知識份子歡迎科學技術人才。保護流亡學生與失業青年允許學生在學校自治權利，實施公務人員二小時學習制。』（見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十四條）難道在國民黨實行法西斯特務統治的地區找得出這樣的生動活潑，自由愉快的青年生活嗎？上述的對照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在國民黨反動當局統治下的青年是過着黑暗、悲觀、苦悶、消沉、飢餓的日子。而這裡的青年却過着自由、光明活潑、愉快的生活。那麼誰愛護青年，誰要害青年，誰顯明嗎？鐵的事實證明，愛護青年的是共產黨，要害青年的是國民黨反動派！

雖然如此，可是戕害青年的國民黨反動派，最近還要提出解散給中國青年以自由幸福生活的中國共產黨，取消我們的邊區。我想如果要解散，要取消，應當首先解散國民黨那禍國殃民的特務組織，取消反動黑暗的法西斯獨裁專政，而不是國家命運所依，青年生存所寄的中國共產黨。

青年們！我們青年究竟走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道路呢？還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道路？我想一切有國家觀念、有民主天良的熱血青年，爲了他們的理想，爲了他們的人格，爲了保持他那純潔的良心，他們絕對不願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統治的『中國之命運』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國青年是會選擇引導中國向獨立、自由、民主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道路的。

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〇年五四青年節時即指出：『目前中國唯一的任務

，就是打勝日本帝國主義！」但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其整個方針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其許多組織又是與日本特務機關通力合作，甚至是日本特務機關的偽裝，這個秘密經過華北和陝甘寧邊區各地反特務鬥爭的揭露，已經成爲最明顯的真理了，因此爲了打勝日本帝國主義，就不能不反對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第五縱隊的賣國陰謀，就不能不反對國民黨特務機關戕害青年的惡毒政策。今天是國際青年節，我們中國青年爲了能和世界反法西斯青年携手並進，就更不能不大聲疾呼的起來控訴國民黨的特務政策。尤其是被迫陷入特務圈套的青年，更應當自動打碎特務所給他們的枷鎖，掀起反對法西斯特務統治的怒潮！全國人民，全國青年，一致團結起來控訴特務機關的罪惡，反對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特務統治。這是與戰勝日寇不可分離的任務。

請重慶看羅馬

七月二十五日意大利的事變，對於意大利和全世界都是個歷史的事變，對於中國國民黨也是一個歷史的事變。按國民黨的世界觀，本來『二十世紀』的世界各國都得學莫索里尼的樣——不管國內存在着多少不同的階級，都只允許『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但是意大利還沒有來得及投降，『一個領袖』就『辭職』而不知所終了，『一個主義』就由唯一合法變為唯一非法了，『一個黨』就被解散，被憤怒的人民所搗毀，甚至還在被解散的前兩天，其地位就被要求自由的人民、被共產黨、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建設黨、民族黨、行動黨等等『異黨』所代替了。這些『異黨』並沒有絲毫『軍權政權』，而莫索里尼的『硬幹快幹實幹』，意大利人民的『服從領袖』與『力行哲學』，反自由主義，反共產主義的『全民政治』，『全民經濟』，個人絕對服從所謂國家，階級絕對服從所謂民族，成年皆有加入法西斯黨的義務，青年皆有加入法西斯青年團之義務，沒有了法西斯蒂就沒有了意大利的宣傳之深入人心，與夫『處理異黨』的特務政策之二十一年如一日的野蠻慘酷，又在被其中國的徒子徒孫所奉為典範，稱道不衰——但是意大利竟沒有復興或復活，直到推翻了法西斯以後人民才高呼意大利復活了，意大利的天下也沒有定於一，却是亂於一，而且幾乎亡於一了，『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被證明為一個夢、一個笑話、一個罪惡。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中國追隨者，看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悲喜劇，應該何等地深思猛省！全中國的人民，又在何等熱望着國民黨的深思猛省！

但是直到七月二十五日還在高呼莫索里尼偉大的國民黨宣傳機關，直到這天晚上歐洲的電訊，忽然不做聲了。簡直就像世界上根本不曾有過意大利這隻皮靴，莫索里尼這個胖子，法西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登台這條新聞一樣。遲遲復遲遲，中央社自己也覺得難爲情了，才出來代表官方講了幾句話，而且還惡毒的把共產國際的解散牽在一起。各國共產黨的國際聯合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沒有影響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的存在，但是意大利法西斯黨（世界上歷史最早最久的法西斯黨）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却都影響了一切國家的法西斯的存在，國民黨顯然也是受了嚴重的影響，因此，不管中央社在它的論文裡夾了那樣一條陰謀的尾巴，不管它還講了一堆胡話，說什麼「法西斯的愛國人民誣譏爲不是人民，不是愛國者」，不管這些，它總算還是表現了一個可歡迎的進步。這個進步就是：它居然鼓了勇氣，變了腔詞，打破國民黨宣傳十六年來的記錄，第一次說出了一個最簡單的真理：「法西斯主義……以其獨裁領袖優秀於其全國的人民，並以他們的民族優秀的世界各國，……法西斯黨徒可以在國內無法無天，……法西斯的頭子不將其國民當人，……所以是一種非人的學說。很多年來，法西斯主義的勢饑燼天，世人頗有爲其迷惑者，今天法西斯主義的創造者倒了，……對於世道人心，也是極有裨益的。……那磨拳擦掌的黑衫盜魁，如今不知下落，可見歷史先生是嚴明的；而由此推論，納粹和日寇的末日，也都不遠了。一切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

說得妙！完全正確！只是可惜進了一步，退了兩步。中央社完全沒有自我批評，它對於法西斯的批評完全不會聯系自己的實際，所以就成了完全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完全成爲不正確

的東西，中央社的批評，也和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裡所謂「足見在我們中國，不講民族主義，而講納粹法西斯主義或世界主義（這個尾巴又夾得完全無的放矢）」，便有亡國滅種之憂」一樣，漂亮的詞句只是爲着掩蓋醜態的事實，掩蓋自己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家和實行家的這個事實。但是「歷史先生是最嚴明的」，「一切不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這就是說，歷史的賬，無論什麼會混賬的也混不過去。既然國民黨當局不願坦白地審查自己的行爲，以爲迷途知返之計。而且，故作鎮靜，好像自己歷來就是反法西斯的先知先覺，那麼，我們就依中央社的話，請最嚴明的歷史先生出來判斷一番，你們說合理不合理呢？

我們不去遠說蔣介石先生所主演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政變，性質上已經是法西斯的政變；也不去說其後蔣介石先生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所領導成立的CC，已經不是什麼「忠實革命同志會」，而是進行特務工作，消滅異己勢力，造成蔣先生個人獨裁的法西斯反革命同志會；這些老賬我們姑且放在一邊。我們只問：一九三二年以後，在全中國開得明目張膽，「勢燄燄天」的法西斯運動，你們究竟作何解釋呢？既然莫索里尼、希特勒、日本軍閥乃是「盜魁」，法西斯主義是「非人的學說」，是以使中國「亡國滅種」，你們爲什麼又要拚命去歌頌他們；歌頌之不足，又要派大批的「忠實革命同志」，連蔣先生的自己公子在內，到他們那裡當學徒；學徒之不足，又要從他們那裡請來德國國防軍領袖塞克特，柏林警察總監布隆保，以及其他大批的顧問、教官、師傅、來親自傳授呢？你們這不是甘心做「盜魁」的嘍囉，嗜好「非人的學說」。唯恐中國不能「亡國滅種」，倒還是什麼呢？爲了宣傳「盜魁」們「亡國滅種」的非人學說，你們開過多少訓練班，出過多少書

報？毒害過多少青年，屠殺過多少不投降「盜魁」，不願「亡國滅種」，不信「非人學說」的同胞？這些人證物証具在的賬，你們如何混得過去呢？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的另一個法西斯組織復興社，自述它是「因為於此內憂外患存亡危機之秋，如欲設法謀國家的統一，以奏安內攘外實効，則政治上獨裁專政的要求，仍較之任何國家更為迫切，因此在領袖偉大的決心之下，於是有本團體的創立」。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裡會痛罵以「專制」「獨裁」種種污辱與侮罵，加於國家統一之大業，而企圖使之毀滅」的反動派。看吧，這個反動派究竟是誰呢？下這個「政治上獨裁」的「偉大的決心」的，像皇帝一樣頭上留了空白的「領袖」，豈不是你蔣介石先生自己嗎？復興社因為不滿意CC，就認為國民黨已經「腐化散漫」，「破碎無餘」，「必須從新來一番革命，因此也就一定要個新興的革命組織」，認為「中國第一次比較第一次革命前的時期還要嚴重，自然是須要再來一次比較第一次偉大的掃蕩機垢的鐵血革命舊制度的破壞，新制度的建設」（這一段原文旁邊都加了密圈），也就是說，「借法西斯蒂之魂，還國民黨之屍」。「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一書說得更直接了當：「國民黨……在組織和行動方面，都到了不合理的地方，要校正這不合理的現象：對症良藥，便是採取法西斯蒂的技術，表揚法西斯蒂的精神，灌輸充分的法西斯的新血液！」而CC丁默村的「社會新聞」，則從正面立論：「只有國民黨才可以負起這偉大的歷史使命——法西斯蒂運動的使命！無論從國民黨的立場上或它的歷史上，我們都找不出一點與法西斯蒂衝突的地方，恰恰相反，無論是三民主義或國民黨的歷史，到處充滿了法西斯蒂精神」。CC和復興在行動上的衝突當然更多，據復興社自稱，「我們團體成立後，在領袖領導下的其他組織，因

爲嫉妬的關係，也不惜與我們以摧殘如像他們要想把持特務工作，而阻止我們特務工作的發展，他們要想包辦童子軍運動，而想赶走我們做童子軍工作的同志……」。但是衝突儘管衝突，他們不是都承認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承認蔣介石先生是中國的莫索里尼麼？陳立夫葉楚傖主編的「莫索里尼傳」說：「我們確需要一個和莫索里尼同樣的人物來領導一切。實際上，我們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也早已出現了像莫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了。」這個所謂「像莫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不是蔣介石先生又是誰呢？鄧文儀的「領袖言行」比這更進一步：「或日領袖與莫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爲世界之偉大人物，希氏統治下的德國……自然易於統治，莫氏統治下的意大利，亦和德國相似，……我領袖……豐功偉烈，實非希莫一氏所可比擬者。」這就是說，蔣先生「不將其國民當人」的「豐功偉烈」，比希莫二氏還要厲害了。蔣先生自己如果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所謂三民主義的革命家，爲什麼你的最「正經」的信徒也要「污辱與侮蔑」你，硬要拿你和世界著名的反革命「盜魁」並列呢？這些賬也就是人証物証俱在，又如何混得過去？

你們或者說：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是抗戰以前的事了，法西斯運動的領導者CC團復興社，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蔣介石先生下令解散後就已經取消了，所以現在的國民黨與法西斯主義已經「離異」了。但是這些鬼話，究竟有誰相信呢？誰不知道，蔣先生解散CC與復興的成績，和去年的限價一樣，只是使CC復興的派別更加紛歧錯雜呢？誰不知道國民黨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宣傳，在抗戰以後比抗戰以前的規模更大了呢？誰不知道，在日德意宣戰以後，還把希特勒，莫索里尼與羅，邱，斯，蔣尊爲六大領袖的

，正是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中央週刊呢？誰不知道，今年三月蔣介石先生自著的「中國之命運」的出版，正是中國法西斯主義比抗戰以前更爲合法化的鐵證呢？究竟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按着李米特洛夫的定義，這就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今天的國民黨統治，不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又是什麼呢？你們不承認李米特洛夫的定義，好吧，找你們自己的定義看，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康澤的別動隊有一位從意大利受訓回來的總隊附，曾大講其法西斯主義：『法西斯蒂……作爲口號的是如下幾個原則：一、我們只有國家，沒有其他。一、我們只有實行，沒有議論。一、我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一、我們的精神是祖國，本分，紀律。……至於法西斯蒂主義的內容，分析言之，約有下列幾種特性：1、極端的國家主義。2、反對共產主義。3、對於政治的主張，否定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主張個人對於國家之絕對的從屬，趨向於寡頭專制的政治，不承認自然的權利。4、對於經濟的主張，否定社會主義，確認私有資本與私營主義。5、對於文化的主張，傾向於復古的，排外的。6、對於社會的主張，否認階級鬥爭，承認各階級合作。』這位總隊附確是把握了法西斯主義的要義，可見莫索里尼在中國確是有他的別動隊。但是試問蔣著「中國之命運」與這裡所舉的法西斯主義的原則特性，又是那一條那一點不相符呢？如果『中國之命運』因爲作者的地位，對於專政獨裁還有些吞吞吐吐，裝腔作勢的話，那麼，中央週刊最近所特別推薦的中央政治學校教授薩孟武的一篇「古今中外立法制度的比較」，就痛快得多了。這篇文章在詳細介紹意大利，奧地利的法西斯制度，和秦漢的皇帝制度之后公開提出：『（一）趕快加強一黨專政。……現在中國雖已由國民黨專政，但「專」的成分不